天岳山館文鈔

天岳山館文鈔卷三十二

夏芝岑廉訪五十壽序

國家弼教之任內則刑部外則按察使司刑曹明允精鍊者方總
辦秋審凡各按察使歲所上獄皆由部覆覈部之長貳多取歷總
辦並踐中外習故事者擢任之與河務邊才並號專家學而軍機
處尤爲承
旨出政之總滙焉蓋 國初因明舊制機務出納由內閣軍事下
議政王大臣雍正七年西北陲用兵始設軍機處簡重臣任之選
通達政體者爲之屬曰章京軍機職掌在恭擬
諭旨凡內外臣工所奏皆面取進止明發

上諭其奉
敕議覆者審可否以閣凡明發
諭旨皆下內閣以次及於部科若指授方略誥誡羣臣及查覈政
刑之失當者曰寄信
上諭密封下兵部馳遞自立軍機處內閣之任遂輕內而部院寺
監暨九門提督內務府外而各直省督撫學政提督總兵官鹽政
榷使各將軍都統參贊辦事大臣及四裔諸屬國有事無不總彙
又無日不　召對
上所巡幸無不從而四方章奏亦皆以摺代本逕達軍機處其內
閣本章率依例題達而已甚或內閣翰林院撰擬有弗當亦下軍

機處審定其繁重與魏晉六朝唐初之中書令五代之樞密院等然大臣面取進止後仍口授章京擬取辦俄頃間故章京之任尤劇非學有經法通知時務者莫克副其選若以刑曹兼章京則所履並樞要由刑曹章京出任按察使則尤民命所寄與總辦秋審同一重任也廉訪夏公生吳西世族少舉拔萃科官刑部尋直軍機兼總辦秋審處均能舉其職粵西淮北盜起羽書旁午公直樞廷前後十有三年機牙四應所贊畫不可以言罄官軍平靜海克金陵削平捻逆露布告捷公皆在直有功三次得 旨優擢賞孔雀翎由郎中晉觀察來楚南未一年遂權按察使司事司職刑名公在秋曹久嫻律令洞中肯綮民自以不冤事無鉅細必躬

親而督治保甲尤力先是公之曾大父潤堂公守寶慶從祖森圃從父憩亭並仕湖南台司公恰繩其武昆仲五人任監司守令並有聲公獨以專家之學來福湘民異時敭歷中外掌秋官總樞府勵相我 國家為時良弼又豈僅吾鄉之厚被其澤已哉月之二十五日為公五十初度屬吏躋堂晉爵而屬予侑以文予與公一見稱莫逆謹詳舉我 朝立綱陳紀內外相維之永制以見公之才稱其官為不負千載一時之盛也是為序

方丕齋姻丈七十壽序

天下有名人有福人名人者立功立德立言志在三不朽非備歷諸艱莫繇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雖其名在天下而身嘗汲汲未有一息之暇福人則不然席累世之蔭賞天倫之樂前有作也後有述也仰無愧也俯無怍也不必身都卿相而名在薦紳不必貴埒王侯而充然無幾微之不足不必嚴居川觀洗耳沈淵而林泉之福煙雲之供饔飧飫於畢生是樂也天之靳之殆過於王侯卿相卽三不朽之名人有時轉相羨也昔馬伏波勞官屬曰吾弟少游嘗哀吾忼慨有大志謂人生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騎款段馬使鄉里稱善人足矣吾在浪泊里西閒下潦上霧毒氣薰蒸臥念

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邪而仲長統作樂志論則以謂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烏虖以伏波笞兵走萬里取封侯印而當其積苦行間求如仲公理所論卒莫能得其一二名人固不易爲哉丕齋姻丈生右族家埒素封視仲公理所云良田廣宅固生而有之若馬少游所期抑不足言矣翁性恬淡讀古人書能見其大不屑屑治章句早歲通仕籍卽翛然謝世網以蒔花種竹自娛於醫卜星歷之恉皆能通其奧然非其人不與談也丈夫子四人或注學籍登仕版孫曾並見頭角可謂俯仰無憂極人倫之福者矣近

歲軍興吾鄉用戰績起家位封圻擁麾節者肩背相望五等之封爛焉然皆崎嶇戎馬間如伏波所太息求如翁一日之寬閑何可得也宜翁之不屑以彼易此歟今年秋爲翁七十生辰元度忝在懿戚辱翁知三十年每歲時膢臘謁翁於里第烹羔豚陳酒肴往往相視而笑邇幸告養山居得脫潦霧熏蒸之苦況爰舉馬少游仲公理所言以申耄耋期頤之祝魏鄭公云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繇我公觀之爲福人誠遠勝於爲名人也翁得天獨厚固當如上古之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福與壽且不知所紀極矣謹書之以侑一觴

宮保一等威毅伯曾沅浦中丞五十壽序

聖清受命二百餘年。當道光之季。粤西盜起。踰嶺涉湘。圍長沙不克。竄陷武昌。殘安慶。踞江甯爲僞都。分黨北犯。蹂躪十數行省。亘更闔帥環視莫敢誰何。吾師 太傅曾文正公治鄉兵討賊。轉戰荊揚二州之域。喆弟今宮保一等威毅伯沅浦中丞起相應和。決策東下。卒克金陵。殄賊無遺種。捷 聞同日 册封侯伯。 錫宮銜 賞雙眼孔雀翎。海內外識與不識。下及婦孺走卒。罔弗知文正及公名。於鑠哉。近古所希覯也。然公佐文正成大勳偉矣。而其忠謀卓識上槩宗社安危。則以克安慶後疾擣江甯爲尤偉。譬諸弈國手之先著

也利鈍所爭間不容髮脫稍遲迴猶豫事有不可知者矣何言之
公起義旅後文正四年咸豐丙辰文正在江西逆氛大熾江楚道
閉公叔兄愍烈公自鄂赴援軍報始達是年十月公帥偏師攻吉
安逾年克之尋克景德鎭進攻安慶以辛酉八月朔拔其城是日
也太史奏日月五星合璧連珠 中興之運基此矣當是時江南
大營早覆逆燄熊熊天動地岌吳越並爲賊踞今大學士合肥李
公方自上海規蘇州總督湘陰左公自衢嚴規杭州而長江千里
若三山若蕪湖若大勝關中關下關金柱關東西梁山秣陵關諸
險隘賊皆築堅壘戍以重兵我軍稍迴翔其間節節牽綴賊守且
益固又分餘力困蘇杭而吳越之復無期矣公乘破竹之勢舍枝

巢拔本根毅然直擣金陵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方諸古名將若項籍之湛船破釜韓淮陰之背水陣王龍驤之風利不得泊王文成之直擣南昌有過之無不及已然而公之爲此實犯天下之至難蓋自句容師潰宿將勁兵澌滅以盡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方行江介撊然自得非具兼人之智勇疇敢以孤軍入虎穴再試不測之險況金陵爲賊老巢攻其所必救蘇浙賊必回援是使攻蘇浙者轉易爲功而已獨趨危地也文正公素持重屢誡諸將毋輕進自公外誰敢執其咎者萬一孤行已意或寡衆不敵餉道不能通火藥礟彈不繼勢且奈何凡皆智巧之士所望而卻步者公一切不顧既數克沿江要隘遂進壁雨花臺盡夷賊壘靡

血肉之軀爭尺寸之土鎗傷輔頰不爲止亡何瘞大作染者輒殆士或朝笑而暮僵馴至爨汲皆虛刁斗息響物化者五千餘衆公季弟靖毅公亦卒於軍而僞忠王李逆方帥援賊二十萬圍我軍數重公激勵將士苦守四十五日賊乃解圍渡江公復分軍北援江浦和含南援蕪湖太平凡七閱月乃少定其穿隧道也計三十有四穴皆壞於賊神策門之役城圮矣而功弗就最後龍膊之役始成大功儻所云精誠之至金石爲開者歟方事之殷公暴露堅城下一夕數起一餐數輟嘗人世未有之苦而目論者或反詆爲貪功爲輕敵爲暴虎馮河更有議且退師者公堅不爲動誓滅此賊乃止然後知公之堅苦卓絕天實篤生之以殄此虜也元惡[illegible]

叩公方略公曰吾之出此蓋欲爲蘇浙二軍抽釜底之薪又以趙
忠節死守湖州莫能救冀分賊勢寓吉凶同患之誼耳斯言也
九廟之神靈其鑒之矣厥後忠節雖靖難而吳越功反先成然則
吳越之功皆公功也烏虖亂之生也始於人心之機變巧僞各圖
其安而予人以至危上與下功利相先縱亡等之欲及患氣旣成
乃有兵戈水旱疾疫之變使斯民日轉側於水深火熱中而莫知
所底有忠誠毅勇之君子出而矯之克己而愛人決幾而定變躬
履險艱拯生靈之阨運一時氣機所鼓動皆知敵王所愾而以苟
活退避爲羞此文正與公所繇合羣力訖　王誅制百萬悍賊之
死命解東南十數州之倒懸而綿我　國家萬億年無疆之祚也

豈不偉哉公歟歷封圻以勞疾乞假角巾私第口不言功深得古
勳臣持盈之道今
天子躬攬萬幾眷懷勳舊海內喁喁望東山復出元度獨以謂不
然蓋使我公得優游林下遂緑野平泉之樂則必疆圉敉謐海波
不揚可知也故轉以公之出處覘時會焉公勳在册府像在　紫
光閣事在史宬方略碑頌在億兆生民之口功已成矣志已遂矣
即再出何所加不出抑何所慊哉歲八月穪公五齡初度邦人士
躋堂稱祝元度竊謂公壽　國壽民壽其身以壽世固當永與天
壤不敝而其忠謀卓識上繫
宗社安危尤在疾擣江甯之役世或未盡知故昌言之以侑萬年

之觴焉

康靜齋年丈七十壽序

先儒有言以父母之心爲心則無不愛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則無不愛之族姓以天地之心爲心則無不愛之民物大哉言乎六經四子書之義蘊賅於此矣而人顧不盡能然者有我之私閒之也人止知有我則自私自利一切濟人澤物之舉皆謝不爲卒不至自喪其利不止抑何不思之甚耶今夫天地之心祖宗父母之心也祖宗父母無不愛之子孫天亦無不愛之人愛之則欲其皆智而不愚皆富貴而不貧賤而其勢不能故常於什伯千萬庸衆中擇一二人焉獨智之使迪衆愚獨富之使恤衆貧而此一二人者苟坐視衆子之顛連無告而不爲之所是大拂天地所以獨

厚我之心卒且同歸於盡而莫能久其理然也西銘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蒙竊不以為然蓋福彌大者責彌重憂亦彌深望者待之衣飢者待之哺無告者胥於我乎託命如第曰厚吾生已也造物豈獨私於其人哉年丈靜齋先生生有至性七歲失怙事母夫人孝伯兄以食指日繁與先生析箸先生乃棄舉子業治家政修業而息之獨力養母不以累伯兄者三十餘年洎伯氏捐館舍諸從子相繼不祿家中落先生代為綜理既匡既飭不數年家貲亘萬所謂以父母之心為心者非耶先生自奉約而推解弗恡從子弟輩或不能自給輒計口廩之性敏者必資之使嚮於學其或窮老無依則佽卹尤周至嘗誦老泉氏之言謂自祖宗視之皆

一人之身所分故不敢相視若塗人也道光丙午邑考舍將圯先生與同志醵金新之庀材鳩工身獨肩其任縣南白竹水灃屬要津也先生募白金數千有奇絫石成橋圯於水仍復之堅壯視前有加同治壬戌邑大水壞民舍無算先生買舟拯溺更以小舠載糗糒徧餔餓者死則棺瘗之明年遂領衆新學宮又獨修甬道露臺買田爲善後計劉吉星明經館公家十餘年禮敬不少怠暇即與注善書雕板行世讀而化於善者相踵也鳥虖人者天地之心先生親親仁民若此曷怪天之獨厚先生邪先生仍世通華長君蘭溪孝廉蚤歲冠童子軍登鄉薦雖降年不永未竟厥施而亦蘭學博小蘭茂才均能繼其學行天之所以祚先生者富貴福澤方

興未艾而先生以今秋壽躋八秩神明不少衰語曰仁者壽仁之德爲元元者善之長也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榮以及其子孫然則先生之美意延年豈復可以數計哉世之自私自利者聞先生之風其亦可以愧而興矣

李子白先生七十壽序

尉繚子曰人之不足天之有餘謚顯名峻擢人所爭也子孫壽考天之所與非人力所可求也人惟善留其有餘厚積而不尸其報斯天之加厚之也乃終畀以至足之境而轉溢乎其量傳所謂人定勝天其此義也歟李子白先生隰川華族先世以業鹺徙桂林舉甲乙科職侍從躋九列者相踵也洎先生之世家中落援例以從九品發粵東親老憚遠涉遂不赴官咸豐三年賊犯桂林先生捍禦有勞大吏疏留粵西司榷稅九年榷興安少尉石遂開卒黨十萬由楚竄粵道興安邑令赴鄉治團練先生偕汛弁嬰城固守時有領兵官聞賊至先遁乘火藥礮彈數千觔先生護解至會城

桂林太守褒其才事平邑令論城守功優擢先生弗預也十一年賊復犯興安川餉四萬金過境先生星夜督解回全州州始知設備先生歸縣城已陷立號召鄉兵復其城遂奉檄代理縣事積勞廢寢食凡兩月以護餉功僅免失城罪先生意怡然也歷權灌陽宣化屬巡檢疏調粵東權順德屬巡檢事所至皆有聲尋改官鹽課大使加五品服歸計先生宦遊十餘載疊治軍務未一登薦牘殆所稱李廣數奇者歟烏虖軍興以來士爭以功名自奮其尤者立功建麾節胙茅土次則守土吏以乘城功膺殊擢循資平進亦不失美除最下則攀鱗附翼身未履戎行輒綴名剡牘中恬不爲怪卒之暴長之花再實之木其根已傷退時移勢易向之隆然升

者往往一蹶不復振而其進者倔彊孫人所觝排者或拔起轉出其上盛升沈寵辱得喪之途其無定局如此而自達人觀之直浮雲之起滅於太虛已耳先生不言祿祿亦弗及而其天懷澹定無幾微見於色辭而冢嗣蘭生太守卒以從軍躋膴仕政聲鬱起餘並策名仕版所以光昭先生之志事者正未有艾然則天之報施善人又何如哉先生篤孝友數姿戎幄未嘗妄戮一人在官未嘗輕笞辱一人歲九月蘭生以長沙貳守權武陵縣事先生就養來楚值七豑生辰邦人士躋堂介壽徵文以張之昌黎不云乎人之進未始不為退吾之退未始不為進也然則先生之康疆逢吉非其善固有餘所致邪雖然先生於人世之升沈得喪早視若浮雲

矣。聆斯言未必不轉嘗其淺也。

譚曉村先生七十壽序

孔子曰國家敬老則民作孝古王者之老老也庠序膠學異其地燕饗食禮異其文縞衣燕衣元衣異其服其敬之各以其制也如此而其所爲老者則又能束躬圭璧樂善不倦俾鄉人有所矜式以潛消其犯齒悖德之心所謂爲善一鄉而人蒸其德者此也湘西譚曉村先生眞其選哉先生少失怙事母至孝以貧廢學徙業岐黃造請者雖丙夜必往迴護人子反助以藥資鄉里皆稱善人母病禱於神願減算益母壽竟得請中歲失偶獨居二十餘年泊如也先生於星卜壬遁堪輿及姑布子卿術無弗精兼好寫梅竹顧獨嗜勸善書嘗着閱世俚言詩及輯古格言感而遷善者甚衆

爲厚善人國之紀也昔張魏公問學於尹和靖和靖告以好善優於天下朱子深歎爲知言蓋善之量徹上下貫古今固靡有涯涘也范文正公不爲良相願爲良醫裴晉公在忠州集古方以濟物而蘇文忠沈夢溪亦各有方書行世夫非善端所發露歟抑歐陽子有言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蘇文忠則又以天可必與不可必並論獨至先生則爲善獲報有捷於枹鼓者嘗遇比鄰失火延燒及所居先生望空默禱竟反風以滅寢室梁傾夢中若有人趣之起聽事舊懸巨額以朽墮先生適過其下皆無恙天豈獨厚先生哉好善之誠所感耳先生仲子藹吾用戢功洊擢郡司馬　封先生如其秩先生今且七十矣語曰仁者壽仁爲元德元者壽之

長也先生晚年究出世法篤信因果誦內典行導引術數十年岡間其以善致壽也烏能測其所至哉他日縣耄耋而期頤
天子修養老乞言之典孰酳孰餟孰蒲輪束帛以徵者耆徵先生其誰與歸

黃海華觀察七十壽序 代

古道之不行於今也久矣古之人質厚今則浮薄古之人剛毅今則柔靡是以不古若也古之立言者道溯於中而標之以藝今則蟬悅而已虛車而已是文不古若也古之學者爲已今則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則爲已是學與政不古若也然則當吾世而有力敦古處者不必嘐嘐自異獨能心追古人而從之得非難能可貴者乎有其人矣而篤古者必戾乎俗甚或不見容於時而其人卒能獲上信友以得民非尤難之難者乎海華先生承梨洲徵君家學弱冠登賢書爲國子師最後以郡丞筮仕湖南權常德同知補寶慶道光之季新寧民李沅發作亂總督裕莊格公討平之先生

預帷幄多所贊畫擢知寶慶府時粵寇漸棘先生築城浚隍積聚繕守備後數年僞翼王石達開率黨十數萬來攻迄不得逞以去先生經始力也郡人踵生祠祀之其守永州也地當楚粵衝賊往來如織先生內修外攘吏民倚以爲安在官五年賊卒不敢犯永會武岡新寧兩牧令妄以東安民變聞大府將勒兵勦先生察其誣瀆數上保以百口卒無事永人祠祀先生如在寶慶時同治戊辰先生再守永州寧遠有械鬬獄幾十六人先生按律治之無枉縱上官欲改從重比訟至數年未已乃知先生所定爲不可易也軍興以來豪傑之士乘時會立功膺節鉞茅土者相望先生從事其間歷典劇郡卻勍寇晉秩監司而古道自將顧猶浮沈簿領閒

實儒之效幾不白於當世或疑古之道無所用於今某竊以謂不然所貴以古人自期者求無愧於神明而已詎以所施之廣狹爲加損哉先生質厚剛毅子若孫並能傳其學伯兄寶田孝廉早世撫兄子成立爲循吏有聲爾從孫同歲舉拔萃優行科可謂道行於家矣所著思貽堂詩古文卓然成一家言而其施於政事者又上下交孚若是然則先生道未嘗貶志未嘗不行也凡謂古道不行於今日者豈惟薄視今之人抑其自待者薄歟月之某日爲先生七十生辰敬舉先生立身立言及其政與學之抗心希古者昌言之以侑康爵世有知言者其必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哉

周瓊圃先生七十雙壽序

洪範言五福曰富曰壽曰康甯申之曰攸好德惟康甯則壽益臧惟富則能好行其德義固相需也顧其言不及子孫或者疑焉不知古人之書鉤貫旁通稽疑之疇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之語詳略可互見也抑豈獨書爲然哉詩亦有之既醉之篇漢儒所稱備五福者也其云介昭明僕景命天祿亦既備矣而必進之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兼及允嗣之賢焉然後知九五福之支即具見於七稽疑之內證以既醉一詩而愈信也然而備五福者難其人非眞好德烏足以語此而既醉詩所稱女士非實有士行又烏能佐君子膺多福永錫爾類而致子孫之從也哉同郡周瓊圃先生德

人也性竺孝友好施濟遇歲祲鑰粗減糶無楛色有困貧嫠婦者
完贍之艱嬰不能嫁娶者佽之待族中孀婦尤加意任卹其他造
橋治道建亭設義舟施藥餌善舉不能畢數德配易宜人咸脫簪
珥贊成之殆所謂富好行其德者耶咸豐丙辰冦亂作鄉人扶老
攜幼爭奔避適山水漲無舟可渡先生急買棹濟之所全活亡算
董興數載戢骨纍纍暴原隰乃築叢塚瘞之先生以經術垂訓子
若孫並以學行發聞喆嗣椅渠學博猶子芝房刺史小溪太守皆
蔚負時望先生以芝房貴膺　封誥當六十初度時王子壽比部
既爲文壽之矣今年秋夫婦並晉八齡都人士來徵言以侑觴余
謂士無論隱顯但心存濟物能有益於時乃不虛生此世先生好

行其德至老不倦是則天地之心之所寄造物者必因材而篤焉宜其壽且康也宜其人彊倪同心以祚德日休爲壽道則旣醉詩所云女有士行者徵其人文誰歸余與先生未識面然聞先生遂於經術爰舉貧讌五福之義以祝期頤且爲之歌旣醉先生聞斯言其以爲然乎否耶

彭麗菘親家七十壽序

麗菘先生六十初度元度嘗爲文壽之矣其時奉　命帥師援黔門客爲屬稿加點竄焉耳未罄所欲言也今先生壽躋七齡尤不可以無言昔宋儒靳裁之謂士品有三志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厥論偉矣顧靳氏之論本於晁氏客語而晁又本諸孟子孟子言事是君則爲容悅志富貴者也以安社稷爲悅志功名者也若天民大人志道德者也夫富貴非吾輩所期固灼然可共信矣至功名則有運會以主之得其時則乘機赴會笞兵走萬里取金印斗大甚或徒步起家積首功躐位將相雖下中如李蔡亦列侯封世或震其名以謂管葛之亞實則平

平耳其致此蓋有時命焉不可得而強也惟夫潛心道德不爵而尊不祿而富不必聚徒講學標宗旨以爲名但能刊落浮華日以義理養其心斯所得在性命之表先生少席厚蔭逾冠舉京兆試登仕版未必無志功名以母夫人年近百歲依膝下終其身遂不謁選壹意課其子若孫子孫並能率其教以學行發聞於時嘗建家廟立義塾倡葺大宗祠身爲宗老數十年族𫎇信服之有不善恥爲所聞知也晚益潛學經學註周易取漢唐已來說易諸家博覽而脊取之都數十卷殆所謂擇之精語之詳者邪烏虖易爲寡過之書吾夫子加年學易之歎時年幾七十矣其曰五十以學易者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叄天兩地而成數

合參與兩成五衍之則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
以盡之理與數恐在是矣不必如宋儒者之改經以就已說也先
生以七十之年學聖人之學則所爲窮理盡性以至命者不卽於
學易得之哉先生世承壽種大父月中老人以七葉衍祥被　旌
尊人戶部公吏滇有異政今請祀名宦弟四女以貞烈荷　旌表
得　旨建專祠皆世德之尤偉者至其子若孫趾美科第則又近
於富貴之說不足爲先生侈矣元度居恆以先生爲師法初亦嘗
妄意功名而才劣遇蹇迄無所就今老矣日讀四子書差覺意味
深長顧於道德之蘊茫乎未有聞也顧得屏人事從先生受易俯
隱天壤幕阜閒深衣撰杖觀辭玩占如日侍申公伏生轅固生之

側以義理相餉遺先生其許我乎

楊履中先生八十壽序

箕疇陳五福一曰壽所謂壽者匪第安常履順多歷年所已也必其身嘗備歷諸艱而終不失其所受於天之生理夫而後疾厄不能災水火不能傲大兵大刼不能侵而天之眷之也抑若獨加厚焉史稱劉述母失明述孝養三十年不懈母目忽復明王思聰父病瞽思聰事之至孝父目亦明知人定可以勝天也史又稱毛寶得白龜贖放之後戰敗投江如蹋巨石抵岸乃知其爲龜李進勍嘗放生魚及渡江舟覆足若有所履乃魚數百頭也乘之遂達岸繇此觀之天人感應之理捷於桴鼓人必能自壽其身而天乃壽之壽顧可倖致哉履中先生生金陵世族尊甫　贈榮祿大夫景

蘧公爲邑名諸生先生幼承庭誥不屑屑治章句年逾冠效白圭計然術薄遊湘中抵鄂渚遘疾而瞽乃返白門靜攝三年目復明自是益泊然於世味不以外物攖其心命仲子鏞堂襲祭繼其業而逌然自放於山水間咸豐初賊陷江甯官軍圍攻之居民倚爲固居數年師潰丹陽賊如虎出柙先生鄉居賊驟至避之弗及身被四創奮身投水自靖長君夫婦及其子並以救父遇難先生漂而不沒獨亡恙乃避地姑蘇凡三年當是時鏞堂覊遊楚南業已隆隆起及道稍通乃得迎養來長沙咸豐八年秋也先生來衡日以種花飲酒課孫爲樂敕斷家事不相關白殆莊生所稱人貌而天全者歟今年秋九月值八十攬揆之辰余惟先生少攖目疾卒

復明眡劉通王思聰或得之於親或得之於已其道一也至投江不死則必有神者陰相之其獲皆報與毛寶李進勍無少異古人謂陰德如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先生所以得此之故先生不自言人亦無從得知然非彼蒼陰相之不及此不然軍興以來蝯鶴蟲沙不下數十百萬矣先生獨如魯殿靈光巋然天際夫豈偶然哉先生有孫四人長次筮仕郡丞三為光祿署正其敏於讀者行且以科甲自奮先生安富尊榮晚福正未有艾回思二十年前始願當不及此然及此非倖致也其得天獨厚者抑皆其所自為所謂自作元命者也譬如論大德之舜曰必得其壽不於徵庸陟方時必之早於風雷井廩時必之也先生當有取於予言

劉韞齋撫部七十壽序 代

一代之隆必有鴻達魁壘之臣入則毗贊綸扉文武維憲出則秉麾建節丕有顯功在畺圉而又聰强純固坐享大年爲朝野所宗而繫中外蒼生之望符子稱齊太公壽百六十歲路史稱召康公壽百八十歲而召穆公衛武公壽皆不下百歲降自春秋其時名公卿若季文子蘧伯玉延陵季子之徒考其年皆百歲上下書稱天壽平格豈不偉哉韞齋先生繇詞館起家

文宗御極之初濟寧孫文端疏薦公可大用以編修督學湖南比還 朝已涖陟閣學矣先是公分校順天鄉試三典粵西鄉試一至是同典丙辰會試遂擢少司空遷少宰衡文之任靡弗與又數

銜命出按事所奏當輒稱旨尋充經筵講官國史副總裁枚卜可戾契致矣亡何爲忌者所齕穆宗皇帝爛其誣起充實錄總纂官授鴻臚少卿調太常尋以太僕卿典江南鄉試未幾除閣學權京尹同治六年巡撫湖南距公督學之歲一星終矣始公之來視學也用經術造士論者謂自昆明錢通副後惟公足踵其美尤精人倫鑑拔今山西撫部威毅伯曾公於諸生中迨公典試江南則曾公已建旄節拔金陵矣公既撫湘重葺獄麓城南諸書院士風爲丕變會黔苗稔亂搖瀉我

邇陲公易將整輯衆入其阻遂若鼓洪鑪以燐枯蓬汔今圜國晏
然公之力也解組後僑寓湘垣厰門讀經自樂微特湘人士不能
忘公公抑有不能忘吾湘人者歟歲三月爲公七帙降嶽之辰湘
之賢廚士紳爭擬酌兕觥介廛壽不遠數千里預徵侑爵之文余
維公以文學寘身泳
四朝之雨露歘歷中外所隷有名績自道光辛丑入詞林今二十
科矣後進仰之如魯靈光巋然天表誠緜遭際
聖時明良一德眡太公召公所遇未遑多讓若文子伯玉輩且當
過之矣夫凡伯家父爲大雅舊人春秋貴之
今天子闡繹斟元圖任舊人共政異日安車蒲輪徵入政府調泰

鴻幹元化徯福貞貞安在中書二十四考之盛業不再見今日哉某在部民之列方提師絕大漠未獲躬進一觴屈指季春和煦之辰引領南望見燦光慶雲蓬蓬然起於南衡壽嶽之巔與五華點蒼相輝映是即我公攬揆添籌之瑞應也夫

劉蔭渠督部六十壽序

南戒之山莫峻於衡嶽衡之脈來自岷山條蜀而黔而粵西至騎田嶺入楚逕邵州所屬新寧城步諸縣乃盤折爲衡山韓子曰衡山最遠而獨爲宗其神最靈其水土所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計必有魁傑偉人出其閒顧自三代汔漢唐楚之南迄未大顯也近歲軍興江忠烈公始顯於新寧曾文正公始顯於湘鄉自是瓌才焱起茅土節鉞旂常俎豆之盛甲海內論者謂衡嶽洞庭之氣旁礴鬱積數千年大發其奇於今日然皆自兩公倡其始忠烈江公之勛勣邈哉

禪矣而當其時勠力以爲之佐者則今雲貴督部劉公也公生有異稟年十四補弟子員餼於庠讀書嶽麓十二年舉道光己酉拔萃科咸豐壬子粵逆稔亂　朝命重臣出督師忠烈帥民兵往助剿世所稱楚勇者也忠烈聘公入戎幕事無小大必咨之旣自領一軍以討賊忠烈守南昌城公與羅忠節赴援遂解吉安圍平泰和土賊亡何忠烈殉節廬州公援之弗及益奮然以滅賊自任矣乙卯夏賊陷東安公與王壯武攻克之賊走新寧爲公所破又與壯武同克郴州明年　詔公帥蕭壯果諸軍援江西遂復萍鄉萬載分宜尋拔袁州克新喻進規臨江丁巳秋僞翼王石達開自撫州來援公破之太平墟遂克臨郡明年大破石逆於新城己未春

石逆自南安入楚陷郴桂圍永州公帥楚勇大破之圍解賊以全力犯寶慶公與李勇毅分統東西兩路援師破賊數十萬石逆解圍西竄公追敗之於九塘橋於白楊圳於大臨橋道洪司賊竄粵陷興安靈川直犯桂林公倍道赴援賊不虞公驟至也解圍竄陷慶遠公仍追擊之所嚮皆捷 詔授廣西提刑使仍督師討賊晉承宣使柳州平擢撫廣西壬戌

命總制兩廣未幾捻寇擾畿甸 詔移督直隸兼節制山東山西軍務在畿輔數年

兩宮皇太后

穆宗皇帝深倚畀之每 召對漏數下乃出 賞賚不可勝紀曾

[illegible]事繇錯鐫秩歸中途
特詔賞二品服辛未起廣東巡撫調廣西公舊治也吏民喜公至
若赤子再依慈母焉居數年百廢具舉
今皇帝嘉其績擢督滇黔烏虖 明良一德之盛可謂至矣昔者
周室中興於雅有江漢常武車攻吉日諸篇其時宣力諸臣若方
叔召虎申伯皇父程伯休父仲山甫尹吉甫之徒莫不鏗鍧韺韹
盪人耳目而吉甫之頌申伯則又推本其發祥之自故其詩曰崧
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非以扶輿蜿蟺之氣實
應運而產偉人歟公所居距衡嶽甚邇軍興已來就公一邑計之
建牙節膺疆寄與荷易名之典者不可殫紀盛矣哉光嶽之秀靈

幾若盡甚於茲邑矣公忠誠篤棐尤上契
聖心異日援湘陰左伯相故事　召躋黃閣兩我丕丕基中書二
十四考之盛殆將再見於公哉抑又攷南嶽舊隸長沙長沙一星
在軫中主壽長子孫昌故衡山一稱壽嶽公仰承世德丈夫子四
人或秩二千石或爲名諸生爲任子爲孝廉喆孫未冠注學籍然
則南嶽洞庭之間氣卽其鍾毓於公家者抑猶未艾也歲十月爲
公六數降崧之辰陳展堂觀察奉檄治饟於長沙將率寮屬稱壽
而屬元度爲之辭元度未冠與何龍臣太僕唐義渠中丞共研嶽
麓卽識公從兄原濬與公爲同年生往歲起官滇臬又公屬吏也
謹稱詩崧高之義見公之生有自來宜與甫申爭烈因展堂以達

於公且致臺萊之祝焉。雖然，公所謂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抑豈吾鄉人所得而私者耶。

黃昌岐軍門六十壽序

賈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才之生天爲斯民計耳天下有大變則大才生是故唐有安史之亂則生李郭有朱泚李懷光之亂則生李晟馬燧渾瑊宋有儂智高之亂則生狄武襄有曹成楊太之亂則生韓岳明有土木之變則生于忠肅有宸濠大藤峽之亂則生王文成而其所生之才之小大壹視其時變之小大以爲程無古今一也

聖清受命二百餘年安且治矣越咸豐初乃有洪秀全楊秀清之亂而淮北奸民應之曰捻匪其變殆甚於唐宋明中葉天旣篤生曾文正昆仲湘伯相李公左公削平羣醜弼我丕丕基而同時戡

力濟巨艱者自侍郎彭公督部楊公外提督長江水師黃公其最也初公以材官隸文正戲下余襄事戎幄一見如平生歡甲寅靖港之役水師潰文正自投於江以救免時所部皆潰公問事尚可爲否余奮褎曰賊無不滅之理在吾輩努力耳公韙之尋隸水軍方監造戰船有龍降其舟色正青長五六寸隱見倏忽余曰此黃河廟中嘗示見者也隨文正往觀之信嗣是公每戰龍見則必捷公之厚得天助有繇來矣公初領一營辛酉秋詔公總統淮揚水師遂於彭楊所部外別樹一幟同治壬戌從克安慶又攻克江蘇瀕江各府縣進屯滬瀆得
旨授淮揚鎮總兵賞穿黃馬褂守江南提督明年克蘇州遂御

師援浙所過府州縣皆下又明年官軍克江寧粵逆平文正奏立長江水師　詔授公提督節制水師五鎮亡何捻寇棘公帥舟師進剿淮北抵山東所嚮皆捷戊辰秋官軍蹙捻寇於燕齊接壤之運河時河水淺躍馬可渡公禱於龍神廟禱畢舟中龍復見水不雨而漲驟增五六尺賊突圍不能遁遂爲官軍所殄捻匪平　詔錫騎都尉加賞一等輕車都尉尋併爲三等男公督水師十年長江二千餘里枹鼓不驚中外想望風采念止足之義上章乞致政角巾私第口不言功見者不知爲元勛宿將也先是夔門鮑公超夫婦來長沙以貧故謀生計不就久之貲罄存錢止數百鮑故烈士以錢市酒肴置酖將與其夫人飽飫以死鄰嫗知之以告公公

敂門則戶鍵矣毀門入鮑夫婦方舉箸公問何爲以實對公唶曰壯士奈何效匹夫匹婦死溝瀆鮑曰奈絕食何公曰子主我隸名軍籍中豈惟不死且可圖進取王侯將相甯有種耶鮑泣拜公亦拜遂逆以歸不數年鮑繇步卒起家官浙江提督 封一等子爲時名將微公不及此也光緒丙子余遊金陵訪公於府第公置酒話舊懽甚今年九月爲公六十生辰邦人士屬余爲壽言烏虖公名在天下海內識與不識爭以郭李韓岳比公豈藉余言爲重然竊自謂知公者莫余若也凡公軼事皆得諸面談龍則所目擊者余不表而箸之久且無復有能言其事者矣然則公之雄才偉略所以佐文正諸公削平大亂而與唐宋明諸將才爭烈者非得天

獨厚誕生有自來哉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韡哉言乎謹誦之以爲公壽公將必听然而舉一觴也

張南瞻方伯六旬晉一壽序

古豪傑之士莫不有超世之志張留侯掉三寸舌爲帝師及天下定乃從赤松子遊李鄴侯建補天浴日之功卒以白衣棲衡嶽而謝太傅心在一邱史稱其寢處有山澤間意豈矯情哉功名者時至則事起常若不得已而就之要必有芥千金屣萬乘不屑屑酣豢於富貴之意斯視己重而視物愈輕其心雖不敢忘天下而常超然遊於昭曠之域程子謂堯舜事業猶浮雲之過太虛其意量固如是也求諸並世之英其惟南瞻世丈乎公生負異才秉庭訓未冠注學籍魁其曹歷行省試不遇家貧甚壹不以屑意獨好爲詩有天授高者入王孟之室粤賊起從江忠烈殄寇於瀏陽歸益

號召鄉曲子弟以兵法部勒之膊賊扞圍邑倚以爲安而會城東北門戶以固駱文忠深器之既而曾文正辟入江皖領偏師屢樹戰勳逾年侯官沈公疏調江西接領平江軍屯信州路未幾移虔州所轄並有功新寧劉公檄權贛南兵備使吏習民歙政聲流聞矣會湘陰左公移督秦隴疏調公偕行

詔擢甘肅提刑使初入關壁鳳翔所部不及二千人當逆回數萬眾扼吭拊背賊死蹙不能入尺寸亡何以疾歸歸途陟華嵩隮泰岱所過留詩紀歲月尋出游匡廬衡嶽武夷其詩益奇以肆疾癒

詣　闕蒙　召對

文母

沖聖溫諭有加遂除福建提刑使涖任數月百城爲之肅會有所不自得再引疾歸公之難進易退有未易窺測者蓋至是年亦六十矣邦人士擬躋堂稱祝公復出游以避之自江淮達廣陵尋入虎林泛西子湖走山陰道上探禹穴蘭亭又取道太湖出胥臺訪生公石飲惠山泉掠金焦以入秣陵數千里奇勝盡入奚囊中矣烏虖公之爲此豈好勞哉人世勳名富貴既不足以入其心而庸庸者又多不可與處則惟以山川爲性命以煙雲爲供養差足與吾精神相映發而一吐胷中之奇昔人稱州有九歷其八嶽有五登其四兼之者惟公耳或謂公年未篤老精悍之色猶見於眉宇天老其才盍必有以用之然公之獨有千古正不在此就令東山

再起勳業塞兩儀與晉侯鄭侯及謝太傅比迹公視之若無有也詎以是爲加損哉元度辱公知最深其知公亦自謂不淺敢約舉公之志事爲文以補壽之吾聞君山爲第十二福地神仙所窟宅而天岳者又所稱二十五洞天者也所產芝朮足以供服餌龜鶴足以資控馭然則靈區棲息故都大可懷矣何必遠遊哉抑又聞古之仙者若安期生廣成子泉梅子眞徐元直葛稚川之徒皆身肩當世之任最後乃證仙籍吾輩豈多讓焉繼自今逝將從公於二山中辟穀導引嘯然與造物者遊壽且莫知其紀也其以斯文爲小山之息壤可乎

湯德齋七十雙壽序

余讀唐人說部有李叟者夫婦均嗜善誠達上蒼有神見於夢傳帝命問所欲叟再拜曰某無他欲但得衣食粗足居山水清絕處身無病子孫賢且孝畢生無求於人願足矣神搖首曰此上界神仙福非若尋常富與貴可戾契致也此雖寓言然其理碻不可易蓋嘗縱觀今古凡身都將相筦樞密及擁麾節膺疆寄下及有司百執事卒皆質明涖政汲汲顧影鐘鳴漏盡夜行而不休以視隱居自樂賦考槃栖衡泌超然萬物之表相去爲何如耶然而知其樂者卒鮮莊生所謂嗜慾深而天機淺也求之並世若東陵湯德齋先生其殆庶幾乎先生爲 旌表百歲漆山翁之孫世有潛德

少孤讀書不屑屑章句爲文法大家試有司不遇卽絕意進取嘗佽軍餉援例貢辟雍非其好也晚益耽詩酒課子若孫讀亦不期以科名卜築涓水之上蒔花種竹彈琴以詠歌先王之風時以古高士目之性尤豪邁不問家人生產德配姚孺人內修蠶織外課耕穫修業而息之時用以濟急周貧乏戚族有窶者畀以金俾營生計遇時疫則捨藥餌以活人道光己酉歲大祲傾囷食餓者計口授粟自夏徂秋乃已然後知先生又非忘世者流置民物於不問也光緒丁丑秋爲先生夫婦七秩生辰其女夫周生靜虛以祝嘏之文請余攷東陵逸士在宋有陳雲岫先生隱靑林洞屢薦不起顏所居曰眞隱明季有楊千仞先生隱大雲山構暇耕亭以居

先生儻其流亞歟然則唐李叟所稱先生盡皆奄有之矣抑又聞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山浮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四時聞金石絲竹之音又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爲仙靈所窟宅先生居湄水上密邇洞庭正山水清絕處道家所稱第十一福地也先生呼吸湖光養眞葆素從此壽過期頤踵漆山翁之芳躅如劉綱與樊氏且當於神仙中求之吾惡能測其所終極哉

淩雲槎太守六十壽序

同治辛未展重陽余東同邑致仕諸君遊葆眞觀續宋九老會時雲槎太守年五十有二次居九各爲詩鋟石嵌壁間今忽忽九年矣君以今年十月躋六數衆徵文以侑康爵先是道光甲辰乙巳間君筮仕鄂中余計偕北上往返必過君劇談竟日夕後除監利丞職司水利逾年江水暴漲彌護城隄潰在呼吸間時風雨雷電交作居民恟恟懇不保君躬帥丁役冒雨搶築或危之請少退君叱曰此何時敢惜身邪隄竟得亡恙亡何奉諱歸服闋晉都丞會監利下游隄圯數百丈大吏發帑修復仍檄君典其事從民望也君櫛風沐雨杜胥役侵牟工竟無纖毫耗蝕民立石頌德焉尋擢

嘉魚縣事結宿獄百數十起有牽十餘年不決者君壹斷以情法犴狴一清咸豐辛酉余治兵援浙甫成行僞忠王李秀成自江西竄陷通城崇陽諸州縣武昌戒嚴督撫官文恭胡文忠二公檄我軍出北界攻通崇克之時公私掃地赤立庫如洗君奉檄來軍持空名部劄勸富民輸餉帀月得數千金軍賴以濟君尋以功 賞孔雀翎晉階二千石同治己巳除德安府丞郡產石膏司稅者多中飽君鉤稽釐剔課入視前倍徙兼治榷鹽局除苛解嬈商民便之明年以憂歸自是不復出山矣君少能文郡邑試數列前茅不遇至是壹意課其子延名師主家塾修膳必豐長次三君聯翩注學籍又援 恩例加四秩請 封典 贈父祖如其階闢園種花

卉黍石爲山手一編曰哦其中而於建義倉修考舍繕橋渡及平糶振貧諸事輒斥重金爲之蓋其性然也烏虖古稱三十年爲一世余與君交逾一世矣君生世胄無子弟之過需次楚北三十餘年塵氛一無所染性敏達通曉時務出足以宜其民處足以行其德子孫之賢且達又皆起而應之非夫得天獨厚又能本仁祖誼以養天和抑烏能俯仰寬然身名俱泰及是哉余少君一歲九老中二人居末座願與君同堅晚節日邁月征斯無嗛於在昔先民俾後之論者不至謂古今人不相及是則區區所願望而亦君之志也歟

余道齋封君七十雙壽序

光緒己卯冬道齋先生暨厥配王夫人同時壽七齡邦人士先期來徵侑爵之文余耳先生名甚久顧自歸田後始識先生叟以先生行誼博諸於介衆僉曰先生有道君子也幼承庭訓劬於學從江經田先生游最久郡邑試數列前茅試學使院獨絀乃援例入胄監而壹意課其子叔子愼卿及季君砌甫先後注學籍爲名諸生先生傳經之心慰矣中歲隱於白圭計然之術王夫人亟佐同心修業而處之家以隆隆起卜築西城極侖奐之觀叔子蘇郡丞加六秩 封先生如其階先生受寵若驚矜矜如畏王夫人躬操作無改乎其初今皆七十矣而精力不後少壯此無量壽徵也余

曰懿哉淵乎壽富康甯先生殆兼之矣僉曰未也請詳其行誼先生遇事有執持尤仗義趨公不以險夷易節咸豐初粵寇稔亂軍饟絀縣城初設推稅局百務草創梗議者多先生與王吉士孝廉力肩其任商旅翕然歲榷十餘萬至今守其章不變事平敘按察司知事非其好也自軍興已來鄰封苦寇擾獨吾邑截然中立如水之有坊邇年百廢具舉若育嬰興賢同善皆不忍諸堂先生皆斥重金佽之又以其間建書院新學舍聶公署立義倉繕橋渡修祠廟蠲助公車費先生皆能爲眾倡而歷年運米救荒尤殫心力殆所謂慕義無窮者邪抑其心厚於仁邪余曰先生之福端繇此矣箕子陳五福壽富康甯繼以攸好德德者所以致此三者之繇

也五福雖未及子孫然已互見於七稽疑之疇其曰身其康彊子孫其逢正以子孫與康甯連類而及焉於何徵之於既醉之備五福者徵之也其詩有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并魯頌所稱令妻燕喜者亦賅之矣葢能備是德始備是福也今先生儆珮偕老有令子以亢宗滕下孫曾復蔚然見頭角凡天倫樂事無弗備焉固當巋然爲吾邑魯靈光哉繼自今緜耄耋而期頤吾儕壽先生夫婦方且屢書不一書也於是衆皆額手稱善遂次其言以爲先生及夫人壽

封通奉大夫肖巖族丈八十晉一壽序

天予人以富壽康寧之福豈漫然哉必先予以沖淡之性敦樸不擒之識不斤斤於衆人所忻戚而逌然有以全其天斯其植基也固而其受祉也自必逸而日休昔蘇子瞻銘王氏三槐堂以訓德修於身責報於數十年後如持左契之交手相付夫非人定足以勝天邪族丈肖巖先生康靜寡欲讀書治樸學年三十始隸縣庠應行省試屢膺分校之薦不遇遂絕意進取壹意以教子孫爲本務曾大父松林公有隱德常客伍市拾遺金靡得其人返之並辭邑乘先生訓子孫常引以爲法性孝謹侍母疾累月不解帶尊甫東墅公剛方寡色笑閭左憚之先生劑以和柔衆用翕服邑有大

興作必命其子出爲領袖歲祲則減值以糶或轉粟濟鄉人折閱不計也先生樸度夷曠視人世寵利無足關其念者而子若孫曾則皆騰達蜚黃能光昭先生之令緒冢嗣森嶢負幹濟才遇公事必罄其心力以籌軍餉固圉功洊擢郡丞加運同銜 賜孔雀翎加五秩 封先生爲通奉大夫次邁卿以高才生與弟作孚並晉郡司馬銜次振卿候銓都閫次昆才治舉子業有聲孫教凡養淸甘霖相次入膠庠餘皆玉珥蘭茁也人第羨先生晚福未艾詎知皆其厚積而流所自致哉今夫草木之承天澤也雨潤之而小然興矣日暄之風散之而葩然華且實矣迨至嚴霜凝冰至積雪封條向之姹紫嫣紅者悉澌滅以盡而其中有松柏焉其得於所

潤所瞳所散者與衆同也而其神落落然其氣鬱鬱葱葱然若未始有潤之瞳之散之者及鍊以冰霜而根柢乃愈固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莊生所云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是則先生所以厲歲寒後凋之節者歟先生晩歲好靜攝縣大夫擬舉孝廉方正科不赴八十初度鄰人士約舉奉觴上壽亦堅謝至是八旬晉一元度乃始爲文壽之夫世之以富壽康甯及子孫逢吉爲頌禱者爲其未嘗有是而稱願之云爾先生則既奄有之將何以壽先生哉無已則謹舉先生之自作元命有是德而宜致是福者見食報之非偶然而並及九如之詩所稱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者莊誦之以致臺萊之祝焉

張蕺潭七十壽序

古人言孝必兼友其在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在詩曰俟誰在矣張仲孝友蓋未有孝而不友者先儒所謂以父母之心爲心則無不愛之兄弟也然而三代下孝子不絕書以友著者差少豈友果難於孝哉彼我之見明䣕至自私自利斯不念鞠子哀也爲虖人特未之思耳今夫木之生也一本而已繇幹而枝分繇枝而葉分而華實又分其榮也悴也固極參差不齊之數也然而溉之者則不問其爲枝幹爲華葉爲榮悴之不齊而惟以力培本根爲務斯榮者益榮悴者不終悴若枝枝而別之幹幹而區之曰吾溉其榮者而已悴者不復顧也豈復有全木哉甚有爲之說者曰木

不能全榮也必其枝榦有悴者斯榮者得專雨露之養是直自撥其本根而已矣兄弟同出於一人之身是以一物析而爲二爲三爲四猶木之以一本析而爲榦爲枝爲華葉也兄弟友於弟生我者有餘恫矣然則匪友烏云孝哉常甯張棣潭先生生七歲而孤事節母盡孝有弟竹潭生而瘖先生時其寒燠飢飽拊之如嬰赤弟既長嘗揮斥數千金先生夷然不訾省人皆以爲難家故不豐先生修業而息之漸與素封埒比析筯與弟均之纖毫不自私利弟卒撫弟之子如已子一 待次州同知一與哲嗣超堂同注學籍譬諸木附蔦相銜聯枝競秀夫豈有榮悴之不齊者邪先生善行難枚舉若葺宗祠編家乘設義倉建培元塔捐修炎帝暨城隍廟

以孜練團丁保境勸餉以振晉饑得其一皆足以傳而予獨敬先生之孝友爲其可以風天下也昔周之中興尹吉甫薄伐玁狁詩人爲之賦六月旣極陳其文武憲邦矣而於來歸飲御時必引孝友之張仲爲重夫孝友庸行耳豈遂足以匡王國贊膚公哉而詩人必以是爲受祉之繇亦猶稱君陳之推本孝友也張氏本仲之裔先生其不墜宗風者歟先生初以軍績待銓知縣加六品銜頃超堂繇諸生晉部郎援例加六秩　封先生爲通奉大夫歲七月爲七旬晉一初度超堂來乞言其請至再三不已特舉先生之篤於友以成孝者質言之以風勵薄俗焉

杜鶴田中丞五十壽序

冀州爲唐虞夏后氏故都河環其三面山有龍門呂梁恆嶽水有衡衛漳澤有大陸扶輿磅礴蜿蟺之氣代毓偉人遠者無論已即在 熙朝若蔚州魏敏果澤州陳文貞沁州田文端陽城吳文端太原孫文定壽陽祁文端諸公並得山川雄傑之氣垂光竹帛蔚爲名臣此外不可畢數繼之者其在太谷杜公乎公胎歴前光擩染家學遂冠入詞林咸豐戊午典楚南鄉試尋奉督學陝甘之命既入臺建白悉關大計出守寶慶調長沙備兵辰永沅靖所涖皆有殊勣 天子寄其才可大受繇四川提刑遷雲南承宣使明年遂晉巡撫滇中寇亂甫定百緒繁興民力頗凋瘵矣自公蒞

罪察吏誠民如嚴冬霜雪後煦以陽春拯困噓枯浡然以起又得制府新甯劉公方舟共濟殫力壹心聲應而氣求濵聶遂以大治夫人臣最優之遇不出數端詞館也臺垣也文衡也連帥也節鉞封圻也數者得一已嶢然出其類而公早奄有之歐陽子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功施社稷斯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斯言也足以移頌公矣且夫天下之生久矣開國之始得賢輔臣翼贊之而天下以治迨物熾而豐蘖芽潛伏劇盜起而蹂之則天下之治又將視乎其人有人焉鍾間氣膺殊遇文武繇邦翊施而不可絲是挺不世出之功徯游至之福用以綏靖殷羼天下凶

之大治而其人亦遂可壽諸千百世然則二百餘年間三晉之名卿碩輔若蔚州若澤州若沁州陽城開國名世之英也若太原若壽陽中葉賢宰輔也公生際中興景運宣力畺圻從此調燮鴻鈞斡元化翊相我國家尤足綿無疆之緒而鞏我丕丕基也公敭歷中外垂三十年問其齒甫登五襲也曰召躋黃閣歷中書二十四考肩詎使鄉先正專媺於前邪公去楚已六年楚南士民謳頌公不置值公攬揆之辰相距數千里欲躋堂酌兕而莫繇也乃屬元度爲文以攄其忠敬詩有之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爲天下基太平今聖天子得大賢以永太平而公復能肩鉅以爲民造福

則其必爲天之所福而壽以酬之固猶種之無不生炊之無不熟也繼自今公且與裴晉公富鄭公文潞公諸賢並推天壽平格又豈勵繼陳田諸公之名位云爾哉

熊鶴村署正八十壽序

嚴君平云州有九遊其八嶽有五登其四斯言也踐之者古今寡難其人蓋山林隱遯之士足跡多不出里閈其達者宦轍所經勢亦不能周歷惟諸侯幕府客所處在仕隱之閒而其神獨暇遊蹤所涖或庶幾焉然非有超曠之識登高能賦之才而又益以康强龐固之壽仍不免倦廢於中道也求諸並世其鶴村先生乎先生負異稟有弧矢四方之志少以京兆籍爲名諸生工詩古文辭當道禮爲上客羔雁溢於庭所主自疆吏學使至監司守令不一其人皆以義爲去就晩官光祿寺署正乞假歸自言足跡所未經者惟黔滇閩三行省耳攷禹貢九州黔滇閩不在列然則先生之屐

齒固已遍九州矣不僅如君平所謂遊其八也昔人謂五嶽歸來不看山宜先生之充然自得歟先生聰强健飯髮未全白飲酒數十觥不亂七旬外始舉丈夫子今長與案齊矣元度少耳先生名自先生歸長沙始修士相見禮同治甲戌湘人士暨官於湘與客於湘者會集曾文正公祠各以詩紀遊并爲像刻石嵌祠壁凡十有七人先生以齒次居三其後修禊於定王臺會者十餘人先生居第一蓋先生今年躋八齡矣攷古耆英會昉自白香山預會者年皆耄耋惟秘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年未七十附末座元度等得從先生遊蓋援斯例也然其時有李元爽者年至百三十有六則尤古今奇瑞焉道光末歐陽坦齋師訂湘中耆英會十有八人

作記圖像一時稱盛事顧自軍興後不遑及此矣近始稍稍賡續之復見承平風景而先生適歸然爲魯靈光非所謂吉祥善事耶昔太史公傳儒林稱伏生申公轅固生爲尙書齊魯詩師年皆九十餘先生皓首窮經精力不減少壯尤好行利濟事常不使人知史公所謂美意延年爲尤近之他日壽屆期頤

朝廷修祖制饋醑之禮蒲輪下徵行且尋申轅之席夫豈若濟南被召老不能行哉元度少先生二十歲足跡雖半天下五嶽止登其二茲同人壽先生屬爲之辭竊願踵元爽之武以無墜宗風俾得歲歲從先生於敦槃壺矢閒先生聆斯言計必軒渠撫掌先浮一大爬也

郭意城京卿六十壽序

古君子進退出處之宜皆內斷諸心而不與世推移其心雖未嘗一日忘天下而常若超然高舉不以功利職守梏其身故其進退常綽綽然有餘裕昔人贊東方生曰退不終否進亦避榮穢嘗三復之歎其於潛見飛躍間別成一格非淺近所能度量也嗣見意城京卿有小印寶鐫此語因躍然曰君殆深得其時義者歟君生有異稟十歲能文十二舉茂才甫冠登賢書與其兄筠仙侍郎齊名有機雲坡潁之目道光丁未侍郎入詞館君下第歸尋丁內外艱遂慨然有隱居之志咸豐壬子粵盜犯長沙君兄弟避地東山與今相侯左公暨益陽周承宣壽珊卜鄰團結鄉父老子弟爲守

襄討巡撫銅山張公辟君與左公同入幕贊畫軍務用君策平瀏陽徵義堂匪剿粵逆之分竄朱坪者湖外獲安張公權督兩湖復强君與左公偕行所措注動中機括會計臣仿古算緡及經總制錢法檄各行省立釐金局當事以君通達時務敦請肩其任君乃慎選官紳規久遠杜侵牟前後權餉金累千萬而民無謗讟商旅通行至今守其法不變天下治釐捐無有善於湖南者繇始基之美也曾文正公帥水陸東征君嘗從文正入江西文正留任以職事君辭歸念無以答文正乃籌立東征局於額稅外別收東征餉卒成文正江南之績歷佐花縣駱文忠公歷城毛公陽湖惲公前後凡十年通民情卮防務厲軍政聯官紳之氣督將領之勇怯勤

惝閭閻援鄰黨事倚如左右手先是直隸督部劉公疏調君入畿輔毛公擢粵督亦疏請同行而惲公以湖南需才特疏留之當是時君才望遑著論薦者如爭而君退然不輕出迨惲公去位君不欲復與聞時事未幾景東劉公來撫湘黔苗事棘軍書旁午乃强起君入幕府及事粗定復浩然歸矣蓋君進退出處之大節略如此烏虖君以名孝廉待次鳳池才足任天下之重儻壹意進取節鉞封圻可立致循資平進亦不失爲達官乃其沖夷貞約如此謂君仕耶未嘗一日掛朝籍謂君隱耶而其才力精神所運量久已宏濟時艱而天下陰受其福蓋自軍興已來選將治軍率以湖南爲樞紐凡援鄂援江援皖援兩廣閩浙川黔及平定金陵皆得楚

材之力而非傀儡不爲功然則不言功而功固莫大也不仕不隱之間君則有自足千秋處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君殆其流亞矣詎非不數見之奇局哉今年春君壽躋六袠喆嗣于瀞都轉于寬郡丞洗腆稱觴邦人士徵文以侑之夫人知有用之用不知以不用爲用者其用尤神也龍行天馬行地用之顯然共見者也獨至鳳與麟則壹若無所事事者然然惟不出出則世以爲大瑞而天下因以致太平此豈可執尋常之潛見飛躍求之耶抑又聞東方生本歲星之精其壽與南極老人竝然則君之壽尤不可以凡計矣君可傳非一端余獨敬其知進退而不失其正故陳此義以爲君壽質之錡仙侍郎許不河漢余言也

張力臣方伯五十壽序

成天下之務者才而已矣才之至者經天緯地其次則肩任鉅艱通知當世之務以之治經史則洞澈本原即出其餘技為詩古文辭其文采風流猶足照耀一世皆才為之也論者謂清才多奇才少此第就辭章家言世有通才則必合政事文章而一之斯無施而不可也然而通才實難非負兼人之稟過人之識曷足語於斯故常數十年或數百年而始一見今乃於力臣方伯遇之君幼承庭誥目擩耳染於經學能世其家丱角時出語驚其父執為諸生究心經世之學人謂科第可芥拾矣會軍事起當道譒其才檄司餽餉過盤根錯節益顯其能張后卿督部左遷黔撫時苗教匪並

饑餉源絕師餒而譁張公疏請分渝郡榷稅之什一以拯黔畺詔可之而負重名爲川督者持不可乃請以全黔州郡割隸川湖爲子遺乞命又不可張公坐困待斃賴君勸輸以濟歲餉十餘萬金剛關以達凡四三年築垣得亡恙代者得起而有功君之力也抑其才所爲也君以功累擢監司

賜戴孔雀翎蓋與蕭鄰侯王茂宏劉士安爭烈矣未幾提師入黔會同楚軍平苗砦加承宣使銜

賞勇號君始終大有造於黔如此然性澹榮利不汲汲於進取也益讀書講求時務於輿地之學尤精凡泰西諸國及地名人名之佶屈聲牙者皆悉舉其辭無一字迕所箸瀛海論二種不脛而走

擻遊滙濟與番酋上下議論能發明古義以折其角天下大政若河漕鹽皆能究極其利弊言之鑿鑿非才而能之乎性尤好客暇則集名流觴詠又以其暇續衡沅湘耆舊詩此才之緒餘也昔人謂分其才技足了十人君殆近之矣歲八月君壽躋五秩五十古所稱服官政之年也君負通才旣超軼流輩而時局艱難更值需才之會乃者

明詔屢敕命閣部疆臣各舉所知以待不次之擢君之名已澈

天聽矣韓子云學有經法通知時事微君莫副斯言也轉瞬徵車

應

召出其宏濟之才以安內而攘外俾天下一覩通才之效雖與管

子並稱天下才可也鄴侯始興公輩豈能專媺於前哉會同人稱
祝來徵侑觴之辭敢舉君之才足匡時者身勸爲之觴卽以是爲
君壽

陳舫仙方伯五十壽序

昔昌黎韓子稱鄂州柳中丞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誠繇天姿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故動皆中於機會夫公綽一書生耳昌黎心折如此此豈無本之學哉蓋必有兼人之才過人之識乃能宏濟時艱撥亂而反之正也並吾之世若舫仙方伯眞其選矣君擩染家學讀書有卓識早歲能文會軍興遂以投筆立功自見從今威毅伯曾公帥湘軍克吉安又從蔣果敏公援廣西復平樂僞翼王石達開率黨數十萬圍寶慶君扼賊於祁陽力戰敗之時威毅伯圖安慶曾文正公檄君赴皖綜營務君塞樅陽水口斷悍酋陳玉成之援又敗玉成於東

流尋拔安慶乘勝規江甯軍分四路進君領西路夜出奇兵襲奪
江東橋盡夷其堅壘西路軍始得薄城前後攻克七甕橋紫金山
各要隘遂以同治甲子六月克江甯君擢陝西提刑使調山西
朝廷知君可大用因以晉防專屬君矣捻酋張總愚縱豫竄秦三
晉戒嚴而秦豫紛紛乞援君以陸軍護陝州水師入渭河得
旨嘉獎然三晉河防夏秋易而冬難以冰堅可渡也先是賊踞同
州君屯蒲郡扼之賊尋竄北山愈趨愈北皆與晉接壤僅繇河曲
保德履冰渡河則宣大皆可危且關人饑饉矣不得已舍南而北
取道會城以達河保賊忽自吉州渡河而南君馳抵孝義鎮賊已
先渡矣君扼韓侯嶺趨趙城賊敗竄平陽爲劉忠壯所蹴遂繇垣

出回竄河南君請與劉軍合勦有
詔仍督晉防乃止賊之渡河也君以疏防自劾吏議奪職
特旨改留任異數也當是時陝回稔亂　詔君嚴守西河乃督所
部築邊牆七百餘里不別費公家一錢前後涖晉五年整肅綱紀
如劾治墨吏某及濫刑斃命之臨汾令匿喪之吉州牧皆衆載口
碑者也同治九年奉
命赴甘肅隨今恪靖侯左節相勦逆回時馬化龍投誠繳君赴金
積堡察其眞僞君議誅化龍而撫其黨進攻河州抵靜甯戰於太
子寺別將陣沒賊張甚繞截官軍後路君擊走之尋招降王酋馬
占鼇等十八人衆數萬馬桂元本元者兄弟也一守西甯一爲西

甯鎮總兵以謀反爲官軍所敗竄入巴燕戎格部君奏
詔深入積石關用計擒之解行省伏誅降回有叛者分別勦撫事
遂定於是循化廳屬千餘堡皆降歸抵河州降回復蠢動君平之
時甘隴惟肅州未下然賊勢已窮城旦夕可拔君乞假回里修墓
詔許之蓋慮全隴肅清必再有 恩命不可以請故預乞歸也君
歸爲善於鄉甚力他人得其一皆足自名君特餘事耳烏虖君前
後所立功勳若此其視柳中丞古今人同異爲何如耶抑嘗論唐
平淮西內地一隅之叛將耳昌黎與柳中丞書所稱靡弊困頓三
州之地蚊蚋蟻蝨之聚感兇豎煦濡之惠提童子坐之堂上奉以
爲帥出死力抗逆明詔者也視近時之粵寇捻寇回寇眇乎小矣

唐人竭四年之力，乃克之，然且以為奇功，韓碑柳雅，瓌燿鏘鏘，至與江漢常武諸詩爭勝。僃見君之從克吉安，援粵西，救安慶，復金陵，平定甘隴，微特昌黎稱鄂州所云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愛者，不免變色卻步，卽愬武古通，不且畏後賢哉。君功業遒遒，問其年，歲登五十，五十古服官政之時也。君精力方盛強，未宜以東山老乃者。鯨海波騰，鄰畺狡逞，時事頗多故矣。聖天子圖任舊人，共政節鉞，封圻棐土，其屬於君者，固未艾也。余辱與君交，謹書此為君壽，且勸駕焉。

方鑑垣姻丈七十壽序

吾邑方氏世有達人南宋時明甫先生遊師事李宏齋黃勉齋與饒雙峰共學叔行先生覩初事宏齋後及雙峰之門皆朱子再傳弟子今所祀十三君子者也而亮甫先生采又嘗與魯君子賢淵諸公作九老會鍥石道巖至今稱韻事云同治辛未秋余山居多暇屈指邑人服官中外歸林下者得九人乃相約遊道巖續九老會各爲詩刻巖石間而余爲之記時姻丈鑑垣先生六十有七以齒序居四其詩有曰年年佳會羣賢集太古方同總萃眞蓋自道也識者謂萃眞二字實足以概先生生平焉先生累葉素封少能自奮於學郡試冠軍補弟子員餼米廩晚官醴陵訓導歷嘉禾永

定教諭涖官課士壹以眞意行之解組後蒔花種竹含飴弄孫陶
然有眞樂會粵冦陸梁風鶴時驚先生治團練有功
詔加內閣中書舍人銜眞儒之效益略見一斑矣今年長至後十
日屆七秩攬揆之辰邦人士製錦屏稱祝而以侑爵之言屬余余
維先生固明甫叔行亮甫三先生之族裔也三先生距今六百有
餘歲而其流風遺韻至今未沫皆其眞氣之不容泯者耳人生上
壽不過百年惟其立身行道之實上有以承先喆而下有以迪方
來則其精神心術常以一身而流貫於數十百年閒詩曰樂只君
子德音不已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匪君子之能無期也其眞
性情之所流貫於先後者德音固不已也此仁者之所爲壽十三

君子之所以爲學九老之所以怡性而引年舉不外乎一眞也先生屛除塵累以自葆其眞又有賢子孫策名仕版晉秩膺 封誥晚福益未有艾今郎誦先生之詩以壽先生可矣繼自今長生久視緜耄耋而期頤疊續敦盤之會先生健步登陟神明不衰而余輩亦得撰杖屨以從其後十三君子暨九老之眞樂當去人不遠也烏在今必異於古所云哉

王亦陶先生六十壽序

士大夫遭遇各殊仕隱兩途而已仕者敭歷中外於禮樂兵農刑名錢穀無所不當問而或未暇爲專家之學隱則理亂不知黜陟不問雖獨善其身而澤不究於天下於成物之義曠焉棄之者其幕府乎顧古之幕僚自漢迄唐佐節度諸使者有行軍司馬掌書記及參謀等官宋之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安撫轉運提刑諸使有參謀參議掌書記及主管機宜文字幹辦公事等官皆係方鎮岳牧自辟而請列於朝者也近世大吏幕府則不隸朝籍繇主者審擇而禮聘之不稱僚佐稱幕客蓋在師友之閒其尤賢者則相得益彰而所施乃益溥　國朝雍正中僉事陳瓚佐靳文襄治

河至蒙

憲皇帝垂詢召對賜五品階方恪敏觀承爲平郡王記室洊擢至督部可謂盛矣今會稽王亦陶先生殆足趾美而無忝者歟先生少負異才讀書讀律能心知其意以養親故棄舉子業治名法家言郡邑大夫審其賢爭爲東道主先生一以義爲去就嘗欲徧歷名山水以廣其識而益發其奇乃入秦旋入蜀當道皆擁彗迎之客承宣提刑兩司使最久稽出內慎讞比數引經義決疑獄民自以不冤尤好誘掖後進及門者衆或賦閒居則推轂恐後有自遠來依者必令得所乃已亡何蜀中寇警挈眷東歸過鄂中贄蒜雁者相匯也居久之粵氛近偪乃改而浮湘於未欲久居也然其星

慶雲莫不以先覩爲快蚤爲諸侯上客入提刑司署中當事倚之如右臂前後修脡所入歲逾千金積數歲則餽以歸歸見昆弟戚族之貧者解橐中裝界之輒應手盡其後數歸數散其金且用以葺家廟購祀田修塋墓喆祠糈耕司馬緜郡丞晉五秩　誥封先生二品階可謂顯融而光大者已今首夏先生晉古稀諸與先生雅故者爭擬酌兕躋堂來徵文以侑康爵余維古幕僚之遊者若權德輿之佐杜佑許孟容韓愈之佐張建封賈直言之佐劉悟韋澳之佐周墀溫造石洪之佐烏重允並彪炳史牒然屬僚非今幕友也至阮瑀陳琳輩以飛書草檄見稱尤不得與名法之專家比肩斯任者一字之出入一念之疏密民命之生死存亡繫焉而

壹意縱釋有罪又近於姑息容奸其不平也滋甚如先生之矜慎平恕固當於古人中求之歟昔于公自言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令高大其門閭以容駟馬然則先生之慶壽熾昌正未艾矣余嘗一見先生盎乎其容也藹乎其度也竊謂非仕非隱中先生自有獨立千古之處視昭代陳方諸公其迹不必同其賢一也故質言之以志膺服且視岡陵焉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敢以是爲異日期頤之券

饒新泉通守六十壽序

古有大隱在朝市之目漢東方曼倩遂以避世金馬門稱焉所謂吏隱者也然吾謂吏隱之高者莫如漢南昌尉梅子真觀其不辭卑官似柳下惠直言極諫似箕微比干及上書不報棄官變姓名入山修道世傳爲仙去遂有神仙尉之目今南昌郡屬分守奉新暨吾平之梅仙山皆子眞棲息處也然則其爲尉也殆有託而隱焉耳自功利之害深痼人心吏途益塵濁不可問能得吏隱之遺意蔑蔑乎難其人若能希風仙尉之萬一尤當絕出流輩甚矣古今人不相及也今乃於新泉通守髫齔遇之君本東鄉士族三歲失怙毋太夫人矢志撫以成立少劬學讀古人書能知其意及試

厄於邅乃走京師供事閣部敘年勞以少尉發湖南非其志也然君轉以不舉其職爲慮常慨然曰人重官非官重人也以孔子之聖尙爲委吏爲乘田程子則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吾敢自菲薄哉初權桂東尉廳粤盜跳梁君以治團練功擢主簿時鄉兵獲賊諜二君訾之乃被掠而逃歸者力排眾論出其死尋授長沙少尉待獄囚恩威交濟時以善言勸化囚多感泣歲蠲清俸寒施絮暑施藥餌今二十年矣初杜中丞瑞聯守長沙偉君才檄權郡司獄而長邑囚卽肆無忌憚相搏噬上官以君善撫馭也檄回本任遂以帖然時君已晉階別駕加鹽課司提舉銜而王司徒文韶時方撫湘疏薦君以通判留湖南補用祟方伯福主

計典復以卓異薦稱其宅心行事老成練達爲不可多得之員君遂由提舉銜加秩請二品　封贈父祖如其階德配王夫人稱賢內助長嗣綬芝官粵西所涖有名績猻芝培芝並爲名諸生藹芝官皖南印芝敏於讀駟馬之門且日大矣今年三月爲君六十攬揆之辰僚友製錦稱祝來徵侑爵之辭余惟君之仁心爲貿衆載口碑有熊興林者禁錮十年矣君數白其寃上官訾其非私遽釋之君復助以行貲余族子某本村農以從軍洊保千總歸撫標爲人所牽累愚訥不能舉其辭陷囹圄三年首禍者遠颺某終無出理亦賴君援昭雪君之造福羣生類此者匪一端也然而人之知君猶其外著之績耳君天懷夷曠隨遇而安在官讀書課子常

若置身簪紱外者既重刻欽定全唐詩　皇朝經世文編縮爲袖珍本以餉藝林復集同志採輯道咸已來名臣魁儒有關學術政術之作勒爲經世文續編不脛而走海內鳥虖茲豈俗吏所能爲者耶然則仙尉之流風遺韻君殆近之而吏隱之目亦惟君之愛素好古爲足當之無愧色擬以東方生猶覺非其倫也謹質言之爲君壽且致無疆之祝計必不以爲諛也

文圃族兄六十壽序

古詩人之介壽也曰臺萊曰桑楊曰杞李曰栲杻曰楀楰取諸木者備矣然皆凡卉之品彙也獨天保之詩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辭者謂舊葉未零新黄已繼殆與夫子所稱後彫者同宜其繁衍而昌大也太白詩云我李千萬葉柯條徧中州若吾文圃族兄殆能挺後彫之節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歟君秉性公直與人交有終始不爲翕翕熱而夷險不渝咸豐初軍興佐尊府君潛峯先生治南鄉團練爲衆倡邑人起合防局捍賊君奉父命襄其事會霆營叛勇陷崇通縣北戒嚴君適以事至北鄙聞報亟部署鄉兵竭力搘拄比曉合防局師至界得完向微君賊早闌入矣歲

洊饑蒭民倡議鹽食眾數千人君里君力持之趣守土吏來鄉諭遣越三日眾始散邑以無事嘗佐余帥師援江西繼防皖南備歷艱險以功保縣主簿 覃恩貤得五花之 誥贈及先人最後從援黔感瘴癘幾危爲人表裏如一嘗面折人過人終服之張子衡廉訪丁亦階司馬李湘舫觀察絕重其爲人爽畯某貧甚將不有其妻君釀金佽之卒爲名諸生吾族家廟在北城磐峯先生倡族重建閎麗甲一邑君繼爲總管條理井井集貲爲賓興費族眾賴之殆莊叟所謂受命於地惟松柏獨者歟且夫松柏之得天獨厚也其始芃芃耳丸丸耳無甚異於羣卉也卽天之所以潤之暄之培之者亦無加於待羣卉也而爲松柏者獨能干霄蔽日挺然於徂

徠新甫之間牛羊莫能踐斧斤莫能殘迨至閉塞成冬栗烈矣盛發矣而其歷歲寒而不彫者自若也彼夫曲轅櫟社之木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以其大百圍而絜之可以蔽牛商邱之木拳曲不可爲棟梁咶其葉則爛嗅則使人狂酲是以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詎足與擬其萬一哉君有賢子其二注學籍以文名膝下蒸枝蔚然見頭角君惟教之以忠信篤敬晚福正未有艾會君周甲之辰都人士與君遊者屬爲辭以侑康爵余與君所謂歲寒交也其視君眞若楚南之冥靈上古之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也松柏云乎哉

李母何太恭人七十壽序

軍興以來楚之南獨以忠義敵愾聞天下其治鄉兵捍賊者曰團練團練之效以吾平爲全楚冠平界又以南江爲最衝咸豐四年三月粵賊剽武漢窟崇通以平爲楚南門戶悉銳來攻官民力禦之族兄湘舫及其兄東皋弟春林體奉母何太恭人命匃鄉兵力戰平界得完越明年賊復窺平東皋奉巡撫侍郎駱公檄練兵協守會官軍失利通城勢危甚乃共約鄉父老誓死守賊尋敗去其後屢犯屢卻之賊遂不敢正視平矣當是時胡文忠撫湖北禮湘舫入幕府掌機宜文字凡四年積功縣訓導累擢郡丞以知府升用春林擢訓導加國子學正銜惟東皋辭賞以魯仲連自況焉賊

之犯平也南江爲邑北鄙有閒道出叢山中距太恭人居二里許時承平久人不知兵響耗至男婦洶洶鳥獸散太恭人聚族戚謀曰賊遠來主客勞逸飢飽之勢殊又山險可扼能併力禦之無患也先去則禍無底矣且室廬墳墓皆在此去將焉往語未竟聞左有挈婦孺踉蹌出走者太恭人大聲斥之曰何物男子不從衆殺賊乃走爲且室廬墳墓皆在此去將焉往於是走者慙而止衆皆曰惟太恭人命乃以意授諸子聯絡里社諸壯士築碉堡繕器械與山勢相猗角越日賊果從閒道出鄉團禦之初少卻湘舫等殊死戰礮彈傷春林掌血殷袖竟不自知事急太恭人親率婢媼及子婦治炊爨土銼下探束薪指血涔涔下炊竟授負擔者徧餉各

傑若時相持過午衆皆飢至是皆飽士氣百倍戰大捷追奔數十里自後平人聞賊至三尺童子羞言徙避矣蓋是役倡之也同治二年八月太恭人七十生辰邑人士來徵侑爵之文余所見近世豪傑立義聲樹奇勳者夥矣吾楚尤錚錚然皆士大夫及强將勁旅之徒也至以一女子能定策捍大患功在桑梓則當世所罕聞往讀秦風至小戎傳者謂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慨然想見三代之風彼猶强悍之國俗所漸漬然也太恭人獨以義理之勇全其鄉邑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昔甯都魏禧之傳秦節母也述其言曰年荒衆人之荒學荒吾兒之荒也兵亂一鄉之亂心亂一家之亂也禧太息以爲名言使遇太夫人其敬服當爾甚

矣太恭人事親孝相遊軒贈公有賢聲課子嚴他懿行不可僂數然皆女德之常余概略而不書特舉其識慨知大義者見吾鄉巾幗中正大有人以是爲彤史光而幷勖湘舫昆仲益砥礪名行備國家干城腹心之寄俾國人稱願亦若頌陶士行者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是則太恭人之志也夫

旌表節孝章母易太恭人七十壽序

昔歐陽文忠謂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蓋綜凡爲父母者之衆善言之也以余觀史傳所紀耳目所見聞凡節母之子孫類多賢且達其植節愈艱者食報亦加速蓋其事至若其時日至長終其身隱閔嘿塞無復生人之趣非具士君子慎獨之學臨深履薄之精誠莫能矢諸畢世故其艱貞孤苦足以動天地泣鬼神而所以報之速者悉繇自然之理若文忠公其一也雖然豈獨文忠哉等而上之孔孟皆孤兒也彼至聖大賢猶藉母教以成立天蓋篤生是母是子以立萬世人倫之極然則凡爲節母子者尤宜知所自勵矣且夫三代以上女婦之傳者多以德後世多以節與才其以才

節見者所遭必有大不幸而最幸者莫若以其子之賢然德莫先於守身節正德之大者也不幸遺孤在褓宗祧與門祚如一髮之引千鈞則尤賴才以濟之昔人謂死易立孤難此其任實與寄百里之命等惟大節不奪而才復可任託孤斯其德乃益著而子若孫之賢則益可操劵而必得是不幸中又將有其最幸者存焉幸不幸立節者不以爲加損理固不可誣也章母易太恭人定臣贈公之媵室重吾太守之生母也贈公精名法家言自浙還楚生太守十有二日卽捐館舍賴太恭人以長以敎以底於成人太守逾冠舉鄉貢司諭吾平學行爲多士式積功閥需次縣令晉丞牧加秩二千石太恭人旣以節孝被 旌又疊膺 封誥以今年二月

爲七十壽辰邑人士徵文以侑康爵余惟太守躬爲庠序師固以孔孟之道訓士者也記有之大孝尊親使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此非孔孟之所謂孝者乎太恭人以母道兼父師其淸德足以覆露其子姓爲之子者既託母蔭以自立矣尤必月征日邁堅然自砥於孔孟之道乃更足以其母傳然則太守所以悅親養志者固大有在而人世之顯榮光大抑不足言矣太恭人事嫡謹撫族人之女如已出慈惠好施予懿行不可殫陳而既能以節與才厚植其德則他皆可從略矣元度少孤母氏亦以苦節著而志事汔無所成深用自疚故發此義以勖太守願益交勉焉以期無忝所生卽以是爲太恭人壽

張母黃太恭人七十壽序

古賢母傳指難畢數而莫著於東漢范滂之母其語滂曰汝今與李杜齊名吾復何憾千載下猶懔懔有生氣宋蘇文忠十歲時母程授以書至滂傳慨然太息文忠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笑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蘇今觀之忠義挺持之操軾誠不媿滂程亦不媿滂母也東晉卞忠貞公力戰殉國難二子盱眕繼之其夫人曰父忠子孝夫復何悲偉哉言乎抑何與滂母相脗合歟然則謂滂軾盱眕之賢皆成於母教可也張母黃太恭人爲故內閣協辦侍讀麓門先生之配先生以名進士僚直鳳池推嘉道間耆碩太恭人相夫子有賢聲詰嗣子搢別駕負奇才少爲

名諸生食廩餼足跡半天下所至必交其賢杰有陳同甫辛稼軒
風而其攬轡澄清之志與孟博如出一轍也咸豐十年二月粵寇
陷杭州別駕方官布政司照磨正衣冠題詩屛壁抱印就義事
聞得　旨優卹如典禮先是八年冬君長子溥蔭以諸生從李忠
武續賓勦賊三河鎭力戰死殺距君之殉職裁二年耳論者謂卞
望之父子完貞復見今日而太恭人之遇乃適符滂母至一門兩
世抒忠以衛社稷尤足與卞母相伯仲焉吾聞人之生也以道受
命忠孝節義乃天地所以爲心而紀綱乎人道者太恭人與子貽
孫大節炳著祀在太常功在册府事跡在史宬延世之賞與　國
咸休非懿訓所成就不及此然則人世之寵榮所以顯揚而襃大

者舉不足言矣況季孫純生太守鬱負時望不忝門風而其儲蘊古文詞尤覃以韓歐蘇爲標準所到皆莫可量則所爲榮顯光大固又時有兼得者哉今年八月爲太恭人開八帨辰都人士躋堂拜母徵言以犒觴觶惟太恭人節萃一門名在千古賢媛有范母卞母之名德讜揚推陳之備它日彤史之采而並以慰夕忠之志節文章爲太守勖太守試莊誦斯言以侑康爵太恭人其必以爲然哉

歐陽母毛太淑人八十壽序

貧富貴賤之遭有定數也造物者既予以秩然之分矣又常示以不測之機時或驟富且貴以鼓動奔走一世之人心而人之緜約而豐緜枯而菀者亦遂逐境而移不能不少易其素士君子益難言焉閨閣爲尤甚然既醉之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而周南之樛木則又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夫后妃雖賢一婦人焉耳何以尊之曰君子而相與期其上者且以女子而有士行爲祝此非阿好而夸美也士君子於得喪窮通之際見理明而志自定常人爲境所動則約必濫樂必淫尠有能自克者況在婦人女子尤不勝其歆羨畔援之私有能如魯敬姜之深識定守則謂之士君子也

固宜歐陽母毛太淑人敬軒贈公之配靜山郎中之賢母也贈公性恬淡不問家人生產太淑人事舅姑孝家故貧佐饍必具甘脆姑六十後弱足病垂危太淑人扶侍抑搔嘗七晝夜不交睫更闌叩顙天泣禱願減算益姑壽姑夢神告曰爾媳孝婦也天其有以報之病尋瘳登上壽贈公厭世後太淑人課其五子專耕讀家以內無憎容季君靜山得白圭計然之術業鹽筴累致千金以部郎注選人籍增三秩請　封其祖若父母太淑人游登大耋膺翟茀之榮戚里皆華之而太淑人視昔食貧茹蓼時無幾微或改其操顧獨好施與歲癸亥邑大祲助諸子轉粟平糶所全活甚眾臺使考書額表其門今年爲八十悅辰戒子孫罷筵讌以其資爲家廟

爲惜字社爲橋渡義塚此非士君子所難能而可貴者歟夫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君家文忠公紀其母行之言也太淑人之惇懇旣不後敬養其致福祚也自不難與鄭太夫人相輝映而余所尤韙者則其絲困而亨處豐約初不改乎其度也靜山昆仲矢明發之懷夙興夜寐毋忝所生當亦無忘斯志歟太史公曰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斯言也蓋太淑人之所以稱君子稱女士而靜山昆仲之所以養志者諸不踰乎此矣試稱斯義以諗太淑人其必曰實獲我心哉